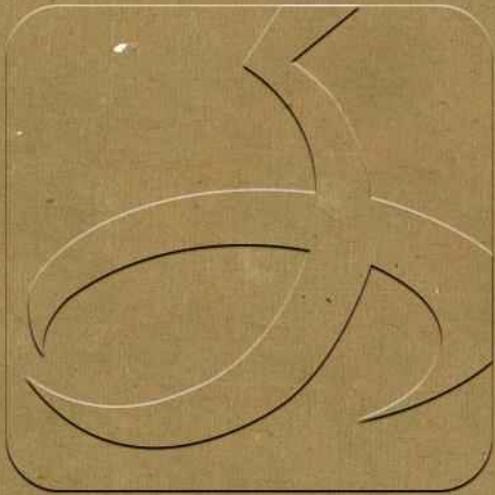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22.212346
2612
:2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尚書要義卷第三 大禹謨

一 禹加大字併堯禹皆為虞書此舜史所錄

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皋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皋

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篇皆是舜史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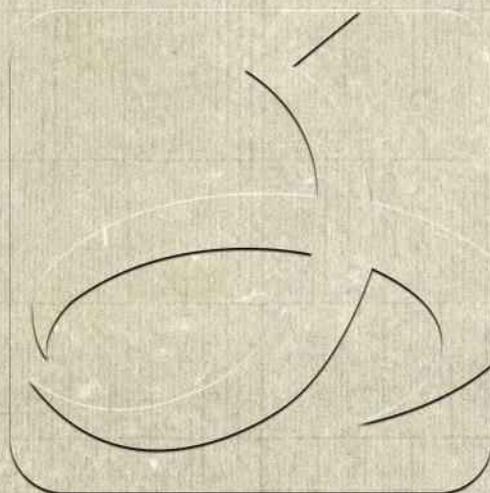
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己又美所

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為虞書計此三篇禹謨

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

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

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



以攝位之年卽征苗民也

二洪範五行以生爲次此以相刻便文

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
生五財民並用之卽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
資也彼惟五財此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於民
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
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爲次此以
相刻爲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

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

三○闕

四九功之德可歌猶漢魏後樂府

文七年左傳云晉卻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
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
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
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
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
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事歌其
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

民歌詠之三事亦然

五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地平故天成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敘曰成洪範云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斃禹治洪水彝倫攸敘是禹命五行敘也

六舜將禪禹禹辭舉皋陶

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

三十有三載在堯期之間厭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總領我眾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已不堪總眾也皋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眾皆歸服之可令皋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乃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覺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

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皋陶皆在此義不有虛
妄帝當念錄其功以禪之言皋陶堪攝位也

七 計舜年九十五年在耄期之間

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如舜典
之傳計舜年六十三卽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
耄期之間故並言之

八 釋宥過刑故輕罪重功之等

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
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宥過無大刑

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
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
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
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罪經常司主也皋陶
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
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九 使從心所欲以治惟乃之休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使我
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

汝能明刑之美

十枚卜謂人人申卜之先斷志後命龜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正義曰周禮有銜枚

不復錄

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若枚數然

十一洪範亦是先謀人後謀卜筮

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

十二卜法不得因吉習與襲同

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

同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爲因也朕志先
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
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
卽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
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
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
汝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旣
謀旣卜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
私卜將欲命禹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

三十 此舜三十四年命禹若帝攝位故事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
祖之宗廟言神尊之率百官若帝之初順舜初
攝帝位故事奉行之正義曰舜卽政三十三年
命禹代己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
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總率百官順帝之
初攝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
舜卽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

四十 神宗猶文祖蓋黃帝顓頊之等

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
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
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
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卽是舜
有七廟黃帝爲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爲二祧敬
康句芒螭牛瞽瞍爲親廟文祖爲黃帝顓頊之
等也

五十 禹雖攝位猶以帝命征苗
史言禹雖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

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
禹得帝命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眾

六十 苗旣竄又分北今又徂征

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
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
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
北三苗謂舜卽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
命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數千王誅之事禹率
眾征之猶尙逆命卽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

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爲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爲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諸侯叛者絕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鯀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被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爲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

七

舜受終
後不稟
堯命今
授禹後
猶出命
陟方

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卽舜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

十帝有誓王有盟伯前有質與穀梁異

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

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

十如孟子說瞽瞍暫順終不可改

夔夔與齊慄共文故爲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已事勢同耳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爲善人故孟子說舜旣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二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

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于姦惡而已

十一禹拜益言卽還言進退由將

禹以益言爲當拜受而已卽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曰振旅

十二干羽卽武舞傳言舞文以不用於敵

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爲

人扞通以干爲楯名故干爲楯釋言又云纛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閒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卽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爲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爲文也

廿

吳起言禹滅三苗辯士不必依實

三

苗在荒

服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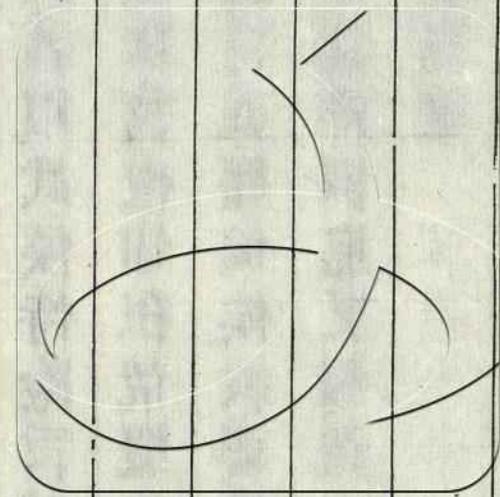
去京師

二千五

百里

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辯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驗之爲然禹貢五服每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爲二千五百里

尚書要義卷第三



尚書要義卷第四 具其論新 皋陶謨 言

一 眾庶明其教勉勵翼戴孔與王鄭不同

禹曰俞
如何皋
陶曰都
慎厥身
修思永
云云
則眾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為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己以化物親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在修己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以眾賢明為砥礪為羽

禹曰俞
如何皋
陶曰都
慎厥身
修思永
云云

皋陶曰
云云禹
曰云云

翼鄭云厲作也以眾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
同

知人安民惟言三凶禹為鯀隱

上句既君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
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
令色象恭滔天也孔王之文在三人之下總上
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令
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
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

共工故云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
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禹
為父隱故不言鯀也

皋陶知有九德堯無容不知四凶

皋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
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爾
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
欲開皋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為戒非是此實甚
佞堯不能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為難今

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

四 皋陶明九德之常以擇人

皋陶曰寬而栗性寬宏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慤愿而恭恪亂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爲毅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五 孔既釋九德疏申言之

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爲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宏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宏而能矜莊嚴栗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恭故慤愿而能恭恪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乃爲德也愿言恭治言

六
闕

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於儀故言
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
致果爲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爲強貌也
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爲德也簡者
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云云
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爲德也剛而能斷失於空
疏必性剛正而內充實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
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爲德也

七
剛與強義寬與柔擾愿與亂直各相類

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卽剛強義同此
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
避忌剛也執已所是不爲眾撓強也剛強相近
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擾謂
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卽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
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
類卽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
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卽洪範云剛克
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

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德而後天地與此不同

八王鄭謂人能明其有常則善與孔異

若暫爲之未成爲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恆也其意亦言彼能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九日宣三德有家日嚴六德有邦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翁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浚德治能之事並在官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旦行

之須爲待之意故浚爲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爲己有故有國謂諸侯也

十撫五辰謂順五行之時

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眾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卽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爲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卽堯典敬授人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

十一天敘有典謂次敘常性各有分義

天敘有典有此五典卽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敘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人君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於五者皆厚

十二天敘天秩勅我自我五惇五庸

庸常釋詁文又云由自也由是用故自爲用也天次敘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此文主

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
食燕好饗餼飧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
敘此云天秩者敘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
義亦相通上云勅我此言自我者五典以教下
民須勅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
同也上言五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
其恩厚五禮施於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
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元云五禮天子
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

各以意說耳

計天用民爲聰明亦用民成其威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
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天
明畏自我民明威天明可畏自我民明威亦用
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効
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爲心此經大意
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
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之

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卽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就天命之爲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爲民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大君之行用民爲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

四 未有知思屬上句曰贊襄三字多說

正義曰皋陶自言可致行禹言致可績此承而

爲謙知其自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爲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爲因若必爲因孔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皋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卽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也鄭元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

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要義卷第四

禹陳治水乘載暨益稷
皋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
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
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輻輳
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
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眾鳥獸鮮肉
為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
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

尚書要義卷第五

益稷

一禹陳治水乘載暨益稷

皋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
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
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輻輳
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
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眾鳥獸鮮肉
為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
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

於眾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鼈鮮肉為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徒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眾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為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皋陶曰然可以為師法者是汝之當言

二四載與史記諸書同而字體各異

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音山行即橋上遙反徐廣曰橋一作輦輦直輦車也尸

子云山行乘橛泥行乘蒹漢書溝洫志云泥行

乘毳山行則楫居足反毳行如箕擿行泥土如漚

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為毳

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楫或作橛為人所牽引

也如漚云楫謂以鐵如椎頭長半寸施之履下

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楫木器也如今輦牀

人輦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

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輶

與毳為一橛與楫輦為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

說者不同未知孰是

三刊木訓除謂槎謂開道治水

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四決川距海由濬畎澮距川故先言川率

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

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入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

五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言食魚以助穀

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道以救之於時雖漸播種

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
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元云與稷教人種澤物
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
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

六 烝民粒故萬邦又禹言此以勉人
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爲治
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爲德禹盛言己功
者爲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己之勤苦所以
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七 安汝止如大學止於仁止於敬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言慎在位當先
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
直人大學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好
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爲念下惟爲辭
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

八 孔傳十二章之制

子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

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白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

九舜欲觀古象則以前固具采章
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采章舜言己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

十三辰畫於衣服又畫於旌旗

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爲三辰辰卽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總上三事爲辰辰非別爲物也周禮大宗伯

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元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卽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雉焉雉五色

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總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云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衮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衮爲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

設日月以象天也鄭元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
設日月畫衣服旌旗也據此記衣衮冕之服亦
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
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三代天子
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衮爲統名耳
禮文殘闕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
畫日月耳鄭元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
卽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

十宗彝亦飾山龍華蟲不以日月星

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
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
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采成此畫焉謂畫之
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
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
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罍龍勺雞
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尊以山龍華蟲爲飾亦
畫之以爲飾也周禮彝器所以犧象雞鳥者鄭
元皆爲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

蟲爲飾者帝王革易所尙不同故有異也

十上六章作會於衣下六章絺繡於裳

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爲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爲火字謂刺繡爲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圓鄭司農云謂圓形似火也鄭元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爲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爲文類聚米形也繡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

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爲兩己相背謂刺繡爲己字兩己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爲兩己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爲絺爲綌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麤故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元繡爲

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爲纁而繡之以爲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爲一周禮鄭元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爲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爲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絜白米取能養黼

吉

鄭謂此十二章至周更其等差

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元云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雉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爲耒耜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加宗彝謂虎雉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雉彝故以宗彝爲虎雉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

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
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
也此六者絜以爲繡施之於裳也鄭元云至周
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
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
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
龍於山登虎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
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
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

西

鄭以章
首名冕
惟宗彝
取理迂
迴

黼次九曰黻以絺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
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
凡七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
凡五也是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爲義袞冕
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爲名鷩冕七
章華蟲爲首華蟲卽鷩雉也毳冕五章虎雌爲
首虎雌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爲名如鄭此解
配文甚便於締繡之義總爲消帖但解宗彝爲
虎雌取理太迴未知所說誰得經旨

五十 上六章尊在上下六章尊在下

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
 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
 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
 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為四章馬融不見孔傳
 其注亦以為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為說也蓋以
 衣在上為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
 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稱元袞及黼顧命
 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為裳故首舉黼以言其事

夫

衣十二
 章上得
 兼下下
 不得僭
 上

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
 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
 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為明以五種之
 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明制之令
 其勿使僭濫也鄭元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
 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作服
 者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白山龍而
 下侯伯白華蟲而下子男白藻火而下卿大夫
 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

百廿六律五聲八音察治忽出納五德之言

令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辨治而脩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知其治理則保以脩之知其忽怠則改而脩之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者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音合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五言

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

十庶頑讒說虞廷當無之

庶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為大法戒慎之耳

九輔弼疑承惟伏傳有此言

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元以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此官也

十侯以明之謂射禮撻謂過輕者

正義曰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射禮有序賓以賢詢眾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答撻不是者使記

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事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云

十一舜典敷奏明試此言敷納明庶

帝舉是眾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已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眾臣皆以功大小為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能事用是舉賢用人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為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

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眾

廿丹國朱名以行惡絕其世位

漢書律歷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額額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晝夜常額額然縱恣爲惡無休息時也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爲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鄭元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額額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子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

行舟之時水尙未除非效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創其行之惡耳

廿塗山言所娶之國非就妻家見妻

卅禹輟事成昏不必在殛鯀之年

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

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
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丹朱
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
治水孔云復往則以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
元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
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
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卽行不須計辛之與
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禹父
新殛而得爲昏者鯀放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

水四年兗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殛鯀之年也

廿五 啟呱呱而弟子卽三過門之時

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
啟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爲己子而愛念之以
其爲大治度水土之功也

廿六 五服五千州十有二師孔鄭異

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之五服卽甸侯綏要
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
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有迴邪

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
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
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
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
人功總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州境既
有闊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
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也不知用功日數多少
治水四年乃畢用功益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
元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

相距爲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
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
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
書曰崑崙山東南道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
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
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
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
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州分而各有六春
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

舉益

萬國

蘇

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為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

考

經傳言

萬國亦

舉盈數

而言

考

百國一

師無所

出朝會

稽執玉

帛強合

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為謬矣

考

五國立一方伯為長非九命之方伯

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

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
長以相統治欲以其獎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
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
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
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爲
方伯直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
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

十三 各迪有功惟苗以頑凶不得就官

蹈爲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

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苗時君有罪
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

冊 皋陶方祗至惟明孔云史美鄭云帝語

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方四方禹五服
既成故皋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
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正義曰
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爲帝語此文上無
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爲史因
記之

卅 虞賓謂丹朱助祭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推先有德

卅 祝敵搏拊皆漢以來相傳爲然

夏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夏擊爲祝敵祝敵之狀經典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祝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敵狀如伏虎背上有刻夏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將末夏敵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雙

解之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
甄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
中有椎柄連氏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
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一尺
櫟之甄者其名也是言擊祝之椎名爲止夏敵
之木名爲甄夏卽櫟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
馬融鄭元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惟郭璞爲詳據
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
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

四

惟磬用玉知球卽磬以下管知磬在上

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曰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元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王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

五

馬融言祖考來格舜除父喪祭宗廟

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

美

王肅謂

祖考來

至見其

光輝

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卽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

六

丹朱不肖此言羣后以德讓朱

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
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
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
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二王之
後並爲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
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
瞽亦允若暫能然也

冊

堂上下遞奏而樂成非上能格神下能舞

獸

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蹠蹠
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蹠蹠然亦是舞也禮云
凡形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蹠蹠是爲行動之貌
故爲舞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閒合而後曲
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
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
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
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徧令獸
舞也鄭元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

廟九奏効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

卅帝歌歸美股肱皋陶先元首以足其義

釋詁云元良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爲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爲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眾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者非君

之明爲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眾事乃安孔以叢脞爲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爲義同而文變耳

十四此篇說用臣之法以樂和終之

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未言樂音之和言其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傳解

史錄夔言之意

尚書要義卷第五
禹別九州分其圻界隨山濬川刊其木深其流
任土作貢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
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其功正義曰計
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
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

尚書要義卷第六

禹貢

一九州舊定今改新之故云禹別

此堯事
而首夏
書禹之
王以是
功

三賦自上稅下貢從下獻上

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

之差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爲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爲貢者此之所貢卽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爲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

四八凱亦佐禹隨山刊木必身行

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

五治水皆從下始故先冀終雍而北

冀州旣載堯所都也先施賦役載於書正義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

六

冀兗水
各自東
北入海

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三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

七

此經每
州先言
山川後
平地通
帝都

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州雍州先川後山兗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恆衛既從史以大略為文不為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

八既載謂貢賦役載於書鄭以為事

既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冀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為異其意亦同孔也

九壺口在冀梁岐在雍從東而西

壺口治梁及岐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十漢初圖籍皆在孔傳山川必驗實而知

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為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

七

班固志

地理據

前漢地

理而言

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經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

十一

太原今為郡岳陽霍太山之南

既脩太原至于岳陽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

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傳欲省文故云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即晉陽縣是也地理志云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為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日故山南曰陽

十二 覃懷近河漳水橫流至河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

四十 地理志有清漳濁漳在懷北

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其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岨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為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漳水橫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

也

五十一 冀州入穀不貢上上第一錯出第二賦

厥賦惟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謂稅穀以供天子鄭元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間雜之義故錯為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

六十一 據人功分九等多者為正少者為錯

據孟子此時爲什一稅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

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下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差降卽以差等爲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

七

鄭謂井
稅一夫
卽下下
稅太少
上上全
入官

賦豫州與冀州第二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
如此事不可恆鄭元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
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
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
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
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
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頓至是乎

八

田中中在九州為第五

厥田惟中中田之高低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

九

高下肥瘠參對為九等

正義曰鄭元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
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為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
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為九等也如鄭
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如肅之義
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為上故孔
云高下肥瘠其相參對以為九等上言敷土此
言厥田田土異者鄭元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
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

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

十三

其道與既從同作又與既作同

青州濰淄其道與此恆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
荊州雲土夢作又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
耕作也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

十四

大陸卽鉅鹿縣廣河澤甯亦有大陸

地理志云恆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衛
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
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

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
之近爲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
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爲汲郡修
武縣吳澤也甯卽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
所以得爲大陸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
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大陸澤名廣河以
旁近大陸故也

十五

孔謂居島之夷王鄭爲鳥夷

孔讀鳥爲島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算術所云海

島邈絕不可踐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
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
皮爲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
水害除也鄭元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
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平
冀州不言境界不貢篚先賦後田
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
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
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

差於餘州

四夾行碣石山之右南回入河而逆上

正義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
是碣石爲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
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
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于渤海
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
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
得入于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

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元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西爲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

五十一

每州浮水達河謂還白帝與王鄭異

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

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所治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冀兗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潔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于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

亦謂爲治水故浮水也鄭元以爲治水旣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

六東河西西河東南河北是冀境

濟河惟
兗州

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濟河惟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閒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

七

李巡釋

七州名

爾雅無

梁青故

不言

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名云兩河閒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閒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淮海閒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强梁故曰荆荆疆也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

廿九河之名未必因禹故郭璞未詳

九河既道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正義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卽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

兗

徒駭最

北鬲津

最南其

間二百

餘里

洧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

一

齊威公塞八流并歸徒駭

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元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葛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元蓋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卅 厥賦貞賦與州相當

厥田惟中下田第六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正義曰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

三

作十三載并鯀九載數之

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

卅 厥貢入百功之府厥篚入於女功

諸州無
筐以克
出綾錦
至漢猶
然

厥貢漆絲厥筐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
錦綺之屬盛之筐筐而貢焉正義曰鄭元云貢
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筐者入於女功
故以貢筐別之厯檢筐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
入於女功如鄭言矣縠絲中琴瑟之絃亦是女
功所爲也織貝鄭元以爲織如貝文傳謂織爲
細紵貝爲水物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
故以筐筐盛之也諸州無厥筐者其諸州無入
筐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

未

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

五卅凡言達謂從水入水

因水入水曰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
行也揚州云沿於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
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
經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
汶浮汶得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潔達于河從潔
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
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

河也

六册 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當有遼東

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正義曰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即遼東也

七册 孔以略嶠夷為用功少

嶠夷既略濰淄其道嶠夷地名用功少曰略濰

未是

淄二水復其故道

八册 濰淄水出入

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九册 廣斥復其斥鹵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涯也言復其斥鹵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十四岱畎言岱山之谷有此五物

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
流水之道畎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
石故云好石如玉也泉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
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

一四蠶食槩桑所得絲韌

正義曰槩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槩絲是蠶食
槩桑所得絲韌中琴瑟絃也

二四淮源遠矣至此而大故於徐州言之

海岱及
淮惟徐
州

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
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
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
得其治故於此記之也

三四大野即鉅野東原即東平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
原致功而平言可耕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
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東原即今之東平
郡

四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侯則分之茅土
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
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燹以黃土苴以白
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正義曰韓詩外
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
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
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蔡邕獨斷
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
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

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
之言皆同也

四 泗濱貢浮磬淮夷二水貢珠與魚

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為磬猶如砥礪然也蟻
是蚌之別名此蟻出珠遂以蟻為珠名蟻之與
魚皆是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
名淮是泗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
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為水名鄭元以為淮
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地理志泗水出濟陰

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

四 玄織縞織在玄縞之中二物皆細

厥篚玄織縞玄黑繪縞白繪織細也織在中明二物皆當細正義曰單言玄玄必有質故知黑繪縞如史記縞素

四 陽鳥居彭蠡謂鴻鴈之屬隨陽

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

揚州

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

四 孔意江從彭蠡分為三共入震澤與鄭異

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大湖名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畜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令江入

震澤
具區
彭蠡
澤水

晃

職方藪
浸異若
具區卽
震澤則
藪浸同

此澤故致定爲震澤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爲
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
而分爲三又其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
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意言
三江旣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
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卽震澤若如志
云具區卽震澤則浸藪爲一案餘州浸藪皆異
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
指其澤謂之藪

尚書長卷第六

天

十五

金銀銅爲金三品鄭謂銅三色

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灋
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郭
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卽紫
磨金也鄭元以爲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五

齒象牙革犀皮甲以犀爲上

正義曰詩云玄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
齒口斷骨也牙壯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
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齒牙也考工記犀

尚書長卷第六

七

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尙多棄
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爲上

五南海島夷卉服謂葛越

島夷卉服南海島夷草服葛越葛越南方布名
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
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非所貢
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
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鄭元云此州
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

異也

三五孔謂織細紵貝水物鄭以織貝爲錦

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爲之揚州紵之所出此物
又以篚盛之爲衣服之用知是細紵釋魚有元
貝貽貝餘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
之貝以爲器物之飾也鄭元云貝錦名詩云萋
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
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

四五錫命乃貢言不常鄭爲金錫之錫

厥包橘柚錫貢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在義曰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乏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

五五 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惟荊州

荆及衡陽惟荊州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正

義曰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六 荆楚後服先疆故以江漢朝宗著臣禮

江漢朝宗于海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正義曰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

國無道則先疆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七 孔謂江分九道鄭意九江別源潯陽記有

江名

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爲九道訓孔爲甚殷爲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眾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

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爲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爲九道符於此說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白江二曰蟬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

八 班鄭以荆梁各有沱潛孔謂發梁入荆

下文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沱爲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源故直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

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荊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荊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原有鄴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岷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

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掄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志及鄭皆以荆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荊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以二州沱潛爲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爲武帝博土地理

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舉大略爲發源梁州耳

九五 雲夢跨江南北二澤共一土字

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邱

江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

十六 荆揚貢同而序異以當州貴者爲先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土所出與揚州同正義曰與揚州同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爲先由是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

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為先也

六 礪砥皆磨石磬石矢鏃丹丹砂

礪砥磬丹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磬石中矢鏃丹朱類正義曰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磬賈云磬矢鏃之石也故曰磬石中矢鏃丹者丹砂故云朱類王肅云丹可以為采

六 籥箛美竹楛中矢榦皆出雲夢

惟籥箛楛三邦底貢厥名籥箛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

天下稱善

六 荆揚貢同此包字必橘柚

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匚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匚之屬皆從匚匱匣之字皆從匚匱亦從匚故匭是匣也菁茅既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橘柚也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

六 菁為菹茅縮酒匭盛之

奎

鄭菁茅

為一物

又包匭

連文與

孔異

匭菁茅匭匣菁以為菹茅以縮酒正義曰周禮
 醢人有菁菹鹿藿故知菁以為菹鄭云菁菁也
 莫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味善也僖
 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
 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縮酒
 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
 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茜茜讀為縮束
 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
 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

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為
 異未審也或云茅有三脊鄭元以菁茅為一物
 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
 而又纏結也

六九江大龜錫命乃貢

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
 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

六浮江沱潛漢越洛而至冀州之南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逾越也河在

荆河惟

豫州

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正義曰浮此四水乃得至洛

六伊瀘澗水入洛合流而入河

伊洛瀘澗既入于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瀘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宏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宏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瀘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宏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

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卽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伊瀘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爲害也

六滎波卽滎澤杜預謂當在河北

滎波旣豬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正義曰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不名播也鄭元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

荷音柯
又可切
阿胡切

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南北多而得名耳

七

荷澤孟豬以今地驗之與志異

導荷澤被孟豬荷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荷東

北水流溢覆被之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

陵縣不言其縣有荷澤也又云荷澤在濟陰定

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

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

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

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

華陽黑
水惟梁
州注東
據華山
之南西
距黑水

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
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七

江出岷漢出嶓沱出江潛出漢

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

出也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

皆山名也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

而入荊州

七

蒙山在青衣蔡闕和夷平地之名

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

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藝藝與平互言耳

三七賦下中三錯舉第八為正錯出七九

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與孔異也孔云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四七織皮謂以獸皮織金罽

熊羆狐狸織皮胡人續羊毛作衣孫炎曰毛鼈為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孔云貢四獸之皮織金罽

五七西傾因桓水來浮于潛桓行羌中入南海

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

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漢上曰沔

六七 越沔入渭亂河而還都

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下言入河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白所治也正絕流曰亂

八七 雍州東不越河西踰黑水孔謂西距東據

誤

沔在渭南五百餘里當陸行北入

完

河在雍東而云西河謂冀之西

黑水西河惟雍州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正義曰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以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是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

河相對而爲東西也

十八 眾水皆東惟弱水西流

弱水既西導之西流至於合黎正義曰鄭云眾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一八 涇屬渭汭謂涇水南入渭

毛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峴頭

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

一八 漆沮言從灃水言同皆入渭

關駟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爲主土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於渭灃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爲主故也地理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也

三八 荆岐乃北條荆山非荆州之荆

洪水之時祭祀禮廢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嫌與上荆為一故云非荆州之荆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荆州之荆也

四八

三危必在西裔杜林以為古瓜州合隸於族大有次敘美禹之功正義曰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於三危是三危為

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為燉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橐杓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元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未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記此事以

美禹治之功也

五八

傳以荆雍賦田升降之極故云人功多少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賦
第六人功少正義曰此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
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
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
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
者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

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六八

積石河所經龍門當河之道禹鑿之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正義曰地理志云積
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
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
來至此北流故禹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
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
西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
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禹至

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沿或誤爲治此說禹行
不說治水也

七八諸州末言還都此會于渭汭言發都

會于渭汭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正義
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
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
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
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八八織皮西戎謂羌髻之屬

織皮崐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正義曰四國皆
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
國崐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
末以西戎總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
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髻從之此是羌髻之屬禹
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元
云衣皮之民居此崐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
皆西戎也鄭併渠搜爲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
搜爲一通西戎爲四也 孔云織皮毛布有此

四國在荒服之外 云云

九

班志王馬皆有二條之說鄭創云四列

道岍及岐至于荆山注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北為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

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為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元以為四列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鄭元創為此說孔亦當為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

九

逾于河謂山勢相望越河而東

○關九十

注此謂梁山龍門西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

西河言此處山不絕從此而渡河也

九山而言入海謂水之經此山者

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眾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太行去恆山太遠恆山去碣石又遠故以山言之也百川經此眾山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恆衛潯洹濇易近恆山碣石之等也

九先列熊耳外方等山而列治水其下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正義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宏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穎川嵩高縣古文以爲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

山名皆為治水故言水之所經

四九 二別近漢無緣在安豐要與內方接

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元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

五九 岷山江所出衡山江所經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正義曰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

六九 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七九 別言岷陽為首以見岷非三條

正義曰衡卽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爲嶺東
行連延過九江之水而東接於敷淺原之山也
經於岍及嶓冢言導岍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
首起言陽從南言岍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岍
山爲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
見岍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
山古文以爲敷淺原

九導弱水以下凡九水立文不同

導弱水至于合黎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正義曰

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爲始以弱水
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
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
又次之泗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
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原河北越河而南
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
河故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
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沈水不出于山文單故
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旣繫于山不須言

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畧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元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崑崙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

九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越河入南

海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河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闕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

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百一導河積石記施功處非河源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正義曰河源不始于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于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

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眾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郭璞云其去崑崙里數遠近未得詳也

百鄭謂周人惡降水改其此臆說

鄭以降讀為降下江反聲轉為其河內其縣淇水

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其此鄭胸臆不可從也

何言要義卷六
二 九河將至海更同為逆河

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為一大河名為逆河而入于渤海也鄭元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

三 始為漾流為沔為漢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

四 嶓冢東漢西為河尾與漢合乃入江

正義曰傳之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為說也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為漢水不言中為沔水孔知嶓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為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於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為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入于江也

五水自大別觸山回南入江匯澤分爲三
又東爲滄浪之水別流在荊州過三澨至于大
別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南入于江觸山迴
南入江東匯澤爲彭蠡匯迴也水東迴爲彭蠡
大澤東爲北江入于海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
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正義曰揚州云三江旣入
震澤底定孔爲三江旣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
彭蠡分而爲三江復共入震澤出澤又分爲三
此水遂爲北江而入于海鄭元以爲三江旣入

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
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
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旣入繼以震
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
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
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
震澤入海旣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
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古今變易故鄭云旣
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

南人以
大江不
入震澤
指松江
等三江

真

七百 江東南流沱東行江在沱南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江東南流沱東行又東行
至于澧澧水名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
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

八百 鄭以合黎為山澧為陵與孔水名異

正義曰鄭元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
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
以合黎為山名澧為陵名鄭元云今長沙郡有
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為

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
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
是澧亦為水名

九百 言東池北東為中江有北有中南可知

東池北會于滙池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為
彭蠡正義曰池言靡池邪出之言故為溢也東
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
也鄭云東池者為南江孔意或然至之與會史
異文耳東為中江入于海有北有中南可知正

義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
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
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十泉源為沆流去為濟
道沆水東流為濟泉源為沆流去為濟在温西
北平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
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温西北
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
水所出在温之西北七十餘里温是古之舊縣

皇

知濟水
截河而
過河濁
濟清

故計温言之入于河溢為滎濟水入河並流十
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
東南正義曰此皆目驗為說也濟水既入于河
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
清故可知也

聖

淮出胎簪山蓋桐柏之傍小山

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在南陽之東正義曰地理
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
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

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

百東會于泗沂乃沂入泗泗入淮

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

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入淮乃

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其水入泗處去淮已

近故連言之

百渭水出鳥鼠同穴山二物共處一穴

導渭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

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正義曰釋鳥云鳥鼠

同穴其鳥為鷓其鼠為黠李巡曰鷓黠鳥鼠之

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尚書孔傳云共為雄雌

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

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

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

行千八百七十里

百總敘山川澤海及六府庶土三壤

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

下大同故總敘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

漆沮導
洛一節
見卷末

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府甚脩治矣言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害已除天下眾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爲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總結之

類

錫土姓如妣姜媯皆因生賜之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正義曰台我釋詁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于此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妣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

何言夏書卷之六
三
媯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
此事是用賢大者

七百納總銓秸服遠彌輕

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稟曰
總入之供飼國馬二百里納銓銓刈謂禾穗三
百里納秸服秸稟也服稟役正義曰郊特性云
莞簞之安而稟秸之設秸亦稟也雙言之耳去
穗送稟易於送穗故爲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
得稟粟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銓則乖近重遠輕

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稟服稟役者解經服
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四百
里猶尙納粟此當稟粟別納非是徒納稟也

四百粟米少禾稟多稅皆當什一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正義
曰直納粟米爲少禾稟俱送爲多其於稅也皆
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

五百里以甸計侯服謂斥候而服事

五百里侯服甸服外之五百里侯侯也斥候而

服事正義曰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中

周語甸侯賓要荒此綏當賓服

五百里綏服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政教正義曰綏安釋詁文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周語云先王

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文武侯衛爲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爲名賓者據王敬諸侯爲名彼云先王之制則此服舊有二名

中

要要束以文教夷爲常蔡爲法

五百里要服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百

甸侯綏要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

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正義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縉也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微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稅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不賦其田事也

百

漆沮亦名洛水在涇東與詩沮漆別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注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正義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池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

卽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百

洛會澗灋伊入河

導洛自熊耳在宜陽之西東北會于澗灋會于

河南城西又東會于伊合於洛陽之南又東北

入于河合於鞏之東

同矣世云會于澗又東會于澗灋伊入河

對十三厥強弱水至如山東入澗限

出熱賦北五澗曰此澗也

尚書要義卷第六

